宋書

一四

志第二十　宋書三十

臣沈約新撰

五行一

昔八卦兆而天人之理著九疇序而帝王之應明雖可以知從德獲自天之祐違道陷神聽之辠然未詳舉徵效備考幽明雖時劉鼎雉庭之異然而未究者衆矣至於鑑悟後王多有所闕故仲尼作春秋具書祥眚以驗行事是則九疇陳其義於前春秋列其效於後也逮至伏生

朔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鴻範休咎之文益備故班固斟酌經傳詳紀條流誠以一王之典不可獨闕故也夫天道雖無聲無臭然而應若影響天人之驗理不可誣司馬彪纂集光武以來以究漢事王沈魏書志篇闕凡厥灾異但編帝紀而已自黃初以降二百餘年覽其灾妖以考之事常若重規沓矩不謬前說又高堂隆郭景純等據經立辭終皆顯應闕而不序史體將虧今自司馬彪以後皆撰次論序斯亦

班固遠采春秋舉遠明近之例也又按言之不從有介蟲之孽劉歆以爲毛蟲視之不明有蠃蟲之孽劉歆以爲羽蟲按月令夏蟲羽秋蟲毛宜如歆說是以舊史從之五行精微非末學所究凡已經前議者並即其言以釋之未有舊說者推準事理以俟來哲

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謂木失其性而爲災也又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

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
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惟
金沴木班固曰蓋工匠爲輪矢者多傷敗及木
爲變怪皆爲不曲直也

木不曲直

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按劉歆說木不
曲直也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象
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
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殺太守徐質

據郡反多所脅略并聚亾命遣二校尉與青州刺史共討平之太守古之諸侯貴臣有害之應也一說以木氷為甲兵之象是歲既討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將以舟師征吳戎卒十餘萬連旍數百里臨江觀兵

晉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木氷後二年周顗戴淵刁協劉隗皆遇害與春秋同事是其應也一曰是後王敦攻京師又其象也

晉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氷是年殷浩

北伐明年軍敗十年廢黜又曰荀羨殷浩北伐
桓溫入關之象也
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明
年二月王恭爲北蕃八月庚楷爲西蕃九月王
國寶爲中書令尋加領軍將軍十七年殷仲堪
爲荊州雖邪正異規而終同摧滅是其應也一
曰苻堅雖敗關河未一丁零鮮卑侵略司兗竇
揚勝扇逼梁雝兵役不已又其象也
吳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行後所坐聽

事棟中折恪妄興徵役奪民農時作爲邪謀傷
國財力故木失其性致毀折也及旋師而誅滅
於周易又爲棟橈之凶也
晉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
正月太廟殿又陷改作廟築基及泉其年九月
遂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陳勰爲匠作
者六萬人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
按地陷者分離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孫盛
曰于時後宮殿有孽火又廟梁無故自折先是

帝多不豫益惡之明年帝崩而王室頻亂遂亡
天下
晉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衆向京師擊長沙王乂軍始引而牙竿折俄而戰敗機被誅穎尋奔潰卒賜死初河間王顒謀先誅長沙廢太子立穎長沙知之誅其黨卞粹等故穎來伐機又以穎得遐邇心將爲漢之代王遂委質於穎爲犯從之將此皆姦謀之罰木不曲直也

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花狀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而為變也干寶曰鈴閣尊貴者之儀鈴下主威儀之官今狂花生於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花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終以逆命沒又加戮是其應也一說此花孽也於周易為枯楊生華

桓玄始篡龍旂竿折玄田獵出入不絕昏夜飲食恣奓土木妨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也夫旂所以擬三辰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在

位八十日而敗

宋明帝泰始二年五月丙午南琅邪臨沂黃城山道士盛道度堂屋一柱自然夜光照室內此木失其性也或云木腐自光

廢帝昇明元年吳興餘杭舍亭禾䕌樹生李實禾䕌樹民間所謂胡頹樹

貌不恭

魏文帝居諒闇之始便數出遊獵體貌不重風尚通脫故戴淩以直諫抵罪鮑勛以迕旨極刑

天下化之咸賤守節此貌之不恭也是以享國不永後祚短促春秋魯君居喪不哀在慼而有嘉容穆叔謂之不度後終出奔蓋同事也

魏尚書鄧颺行步施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無手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躁鬼躁者凶終之徵後卒誅死

晉惠帝元康中貴遊子弟相與為散髮倮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恥不與焉蓋胡翟侵中國之萌也豈徒伊川

之民一被髮而祭者乎

晉惠帝元康中賈謐親貴數入二宮與儲君遊戲无降下心又甞同弈棊爭道成都王穎厲色曰皇太子國之儲貳賈謐何敢無禮謐猶不悛故及於禍

齊王冏既誅趙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敕臺府淫醟專驕不一朝覲此狂恣不肅之容也天下莫不高其䇿而慮其亡也冏終弗改遂至夷滅

太元中人不復著帩頭頭者元首帩者令髮不垂助元首爲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無輔以至危亡也其後桓玄篡位

舊爲屐者齒皆達楄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隂卯其後多隂謀遂致大亂

晉安帝義熙七年晉朝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當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日國僚不重白黙拜於廐中王人將反命毅方知大以爲恨免郎中令劉敬叔官識者怪焉此墮略嘉禮

不肅之妖也

陳郡謝靈運有逸才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民間謡曰四人挈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此蓋不肅之咎後坐誅

宋明帝泰始中幸臣阮佃夫勢傾朝廷室宇豪麗車服鮮明乘車常偏向一邊違正立執綏之體時人多慕效此亦貎不恭之失也時偏左之化行方正之道廢矣

後廢帝常單騎遊遨出入市里營寺未嘗御輦

輂終以殞滅

恒雨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案楊阜上疏此恒雨之罰也時帝居喪不哀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民農時故木失其性而恒雨爲災也

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溢歲以凶饑

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天

寒寀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雨恒雨之罰也於始震電之明日而雪大寒又恒寒之罰也劉向以爲既已震雷則雪不當復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雷而後雪者隂見閒隙起而勝陽逆殺之禍將及也亮不悟尋見廢此與春秋魯隱同也

晉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沁水同時竝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殺二百餘人没秋稼千三百六十餘頃晉武太康五年七月任城

梁國暴雨害豆麥太康五年九月南安霖雨暴
雪折樹木害秋稼魏郡淮南平原雨水傷秋稼
是秋魏郡西平郡九縣霖雨暴水霜傷秋稼
晉惠帝永寧元年十月義陽南陽東海霖雨淹
害秋麥
晉成帝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荆州之長沙攸醴
陵武陵之龍陽三縣雨水浮漂屋室殺人傷損
秋稼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六月京邑連雨百餘日

大水

孝武帝大明元年正月京邑雨水

大明五年七月京邑雨水

大明八年八月京邑雨水

明帝太始二年六月京邑雨水

順帝昇明三年四月乙亥吳郡桐廬縣暴風雷

電揚砂折木水平地二丈流漂居民

服妖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始擬古皮弁

裁縑帛爲白帢以易舊服傅玄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干寶以爲縞素凶喪之爲帢毀辱之言也蓋革代之後攻殺之妖也初爲白帢横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帢傳行之至晉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帢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其緩彌甚言天下忘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乎大恥也永嘉之後二帝不反天下媿焉魏明帝著繡帽被縹紈

半袖骨以見直臣楊阜阜諫曰此於禮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縹非禮之色褻服不貳今之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禳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沒而禄去王室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魏明帝景初元年發銅鑄爲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馬門外案古長人見爲國亡長狄見臨洮爲秦亡之禍始皇不悟反以爲嘉祥鑄銅人以象之魏法亡國之器而於義竟無取焉蓋服妖也

魏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傅玄曰此服妖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袞赤舄鉤膺鏤鍚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旣作身隨之亡末嬉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吳婦人之脩容者急束其髮而劘角過于耳蓋其俗自操束太急而廉隅失中之謂也故吳之風俗相驅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

之喪者往往有致毀以死諸葛患之著正交論
雖不可以經訓整亂蓋亦救時之作也孫休後
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于
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
孫晧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彫困於下卒以
亡國是其應也
晉興後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褄蓋裹
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陵遲至元康末
婦人出兩襠加乎脛之上此內出外也為車乘

者苟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蔑為純古
喪車之遺象乗者君子之器蓋君子意無恒
事不崇實也干寶曰及晉之禍天子失柄權制
寵臣下掩上之應也永嘉末六宮才人流徙戎
翟内出外之應也及天下亂擾宰輔方伯多負
其任又數改易不崇實之應也

晉武帝泰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貊盤及為羌
煑貊炙貴人富室必置其器吉享嘉會皆此
為先太康中天下又以氈為絈頭及絡帶衿口

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爲胡所破也氈產於胡而天下以爲絈頭帶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能无敗乎干寶曰元康中氐羌反至于永嘉劉淵石勒遂有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是其應也

晉武帝太康後天下爲家者移婦人於東方空萊北庭以爲園囿干寶曰夫王朝南向正陽也后北宮位太陰也世子居東宮位少陽也今居内於東是與外俱南面也亢陽无陰婦人失位而干少陽之象也賈后讒戮愍懷俄而禍敗

亦及

昔初作履者婦人貟頭男子方頭貟者順從之義所以别男女也晉太康初婦人皆履方頭此去其貟從與男無别也

太康之中天下爲晉世寧之舞手接桮槃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桮槃夫樂生人心所以觀事故記曰總干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又曰其治民勞者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舞行綴近今接桮槃

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也梧槃者酒食之器也而名曰晉世寧者言晉世之士偷苟於酒食之間而其知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梧槃之在手也

晉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瑇瑁之屬爲斧鉞戈戟以當笄　干寶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贄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爲飾又妖之大也遂有賈后之事終以兵亡天下

元康中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

曰擷子紒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果害
太子
元康中天下始相倣爲𣑱杖以柱掖其後稍施
其鐏住則植之夫木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
扶體之器𣑱其頭者尤便用也必傍柱掖者傍
救之象也王室多故而元帝以蕃臣樹德東方
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至社稷無主海内歸之
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獨立之應也
元康末至太安間江淮之城有敗編自聚于道

多者或至四五十量千寶嘗使人散而去之或投林草或投坑谷明日視之悉復如故民或云見狸銜而聚之亦未察也寶說曰夫編者人之賤服最處于下而當勞辱下民之象也敗者疲斃之象也道者地理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來也故令敗編聚於道者象下民罷病將相聚為亂絕四方而壅王命之象也在位者莫察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咨怨江夏男子張昌遂首亂荊楚從之者如流於是兵革歲起天下因

之遂大破壞此近服妖也
晉孝懷永嘉以來士大夫竟服生箋單衣遠識者怪之竊指擿曰此則古者總衰之布諸侯大夫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畢服之殆有應乎其後愍懷晏駕不獲厥所
晉元帝太興以來兵士以絳囊縛紒紒在首莫上焉周易乾爲首坤爲囊坤臣道也晉金行赤火色金之賊也以朱囊縛紒臣道上侵之象也到永昌元年大將軍王敦舉兵內攻六軍散潰

舊爲羽扇柄刻木象其骨形羽用十取全數也晉中興初王敦南征始改爲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爲長柄者執其柄制羽翼也以八改十者將以未備奪已備也是時爲衣者又上短帶至于掖著帽者以帶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下袴者直幅爲口無殺下大失裁也尋有兵亂三年而再攻京師晉海西初嗣位迎官忘設豹尾識者以爲不終之象近服妖也

於府北園内爲酒鑪列肆使姬人
酤鬻酒肴如裨販者數遊其中身自買易因醉
寓寢動連日夜漢靈帝嘗若此千寶以爲君將
失位降在皂隸之象也道子卒見廢從以庶
人終
桓玄簒立殿上施絳綾帳鏤黄金爲顔四角金
龍銜五色羽葆流蘇羣下竊相謂曰頗類轜車
此服妖也
晉末皆冠小冠而衣裳博大風流相倣輿臺成

俗識者曰此禪代之象也永初以後冠還大云

宋文帝元嘉六年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抽其鬟直向上謂之飛天紒始自東府流被民庶時司徒彭城王義康居東府其後卒以陵上徙廢

孝武帝世豫州刺史劉德願善御車世祖嘗使之御畫輪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挾牽杖催世祖云日暮宜歸又求益僦車世祖甚懽此事與漢靈帝西園蓄私錢同也

孝武世幸臣戴法興權亞人主造貪頭履世人莫不傚之其時貪進之俗大行方格之風盡矣

明帝初司徒建安王休仁統軍赭圻制烏紗帽反抽帽裙民間謂之司徒狀京邑翕然相尚休仁後果以疑逼致禍

龜孽

晉惠帝永熙初衛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出足起行螺龜類近龜孽也干寶曰螺被甲兵象也於周易爲離離爲戈兵明年瓘誅

雞禍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有雌雞變為雄不鳴不將干寶曰是歲晉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議此其象也然晉三后竝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晉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雞生雄雞無翅既大墜坑而死王隱曰雄傯嗣象坑地事為毋象賈后誣殺愍懷殆其應也

晉惠帝太安中周玘家有雌雞逃承霤中六七

日而下大　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愍之事愍雖控制江表終無綱紀文章殆其象也卒爲玘所滅雞禍見玘家又天意也

晉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有雌雞化爲雄天戒若曰雌化爲雄臣陵其上其後王敦再攻京師

晉孝武大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閻嵩家雄雞生無右翅彭城到象之家雞無右足京房易傳曰君用婦人言則雞生妖

晉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道子家青雌雞化爲赤雄不鳴不將後有桓玄之事具如其象隆安四年荆州有雞生角角尋墮落是時桓玄始擅西夏狂慢不肅故有雞禍角兵象尋墮落者暫起不終之妖也

晉安帝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爲雄八十日而冠萎衡陽桓玄楚國封略也後篡位八十日而敗徐廣以爲玄之象也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華林園雌雞漸化爲雄後

孝武即位皇太后令行于外亦猶漢宣帝時雌雞為雄至哀帝時元后與政也

明帝泰始中興東遷沈法符家雞有四距

青眚青祥

晉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太社樹有青氣出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時帝大父武王封東莞由是徙封琅邪孫盛以為中興之表晉室之亂武帝子孫無子遺社樹折之應又恒風之罰也

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虫作聲曰韓屍屍識者曰韓氏將死也言屍屍者盡死意也其後韓謐誅而韓族殲焉此青祥也

金沴木

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還洛陽此金沴木木動也五月宫車晏駕京房易傳曰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壞

晉元帝太興二年六月吳郡米廩無故自壞是

歲大饑死者數千

晉明帝太寧元年周延自歸王敦既立宅宇而所起五間六架一時躍出墮地餘桁猶亘柱頭此金沴木也明年五月錢鳳謀亂遂族滅延而湖孰尋亦爲墟矣

晉安帝元興元年正月丙子司馬元顯將西討桓玄建牙揚州南門其東者難立良久乃正近沴妖也尋爲桓玄所禽

元興三年五月樂賢堂壞天意若曰安帝嚚眊

不及有樂賢之心故此堂見沴也

晉安帝義熙九年五月乙酉國子聖堂壞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劉斌爲吳郡郡堂屋西頭鴟尾無故落地治之未畢東頭鴟尾復落墳之斌誅

志第二十　　宋書三十

志第二十一　　　宋書三十一

臣沈　約　新撰

五行二

五行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謂金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大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介蟲劉歆傳以為毛蟲

金不從革

魏世張掖石瑞雖是晉氏之符命而於魏爲妖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魏氏三祖皆有其事劉歆以爲金石同類石圖發非常之文此不從革之異也晉定大業多漱曹氏石瑞文大討曹之應也

魏明帝青龍中盛脩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槃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爲異也

吳時歷陵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發天下太平孫皓天璽元年印發又陽羨山有石穴長十餘丈皓初修武昌宮有遷都之意是時武昌爲離宮班固云離宮與城郭同占飾城郭之謂也寶鼎三年皓出東關遣丁奉至合肥建衡三年皓又大舉出華里侵邉境之謂也故令金失其性卒面縛而吳亡

晉惠帝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縣燭此輕民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爲

變也天戒若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不
悟終以敗亡
晉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
碑生金可采此金不從革而爲變也五月汲桑
作亂羣寇飈起
晉清河王覃爲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
者康王母疑不祥毀棄之及後爲惠太子不終
于位卒爲司馬越所殺
晉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

還家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此金失其性而爲妖也尋爲敦所襲遂夷滅
石虎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二頭飛入漳河
晉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錢錢皆輪文大形時日向莫鑿著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旦失錢所在唯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
晉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誅翦占與甘同

宋後廢帝元徽四年義興晉陵二郡並有霹靂車墜地如青石草木燋死

言之不從

魏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譌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楚王彪本封白馬兖州刺史令狐愚以彪有智勇及聞此言遂與王凌謀共立之遣人謂曰天下事未可知願王自愛彪答曰知厚意事泄凌愚被誅彪賜死此言不從之

罰也詩云民之譌言寧莫之懲
劉禪嗣位譙周引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事譏之
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若
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甚於穆侯靈帝之祥也
蜀果亾此言之不從也
劉備卒劉禪即位未葬亦未踰月而改元為建
興此言之不從也習鑿齒曰禮國君即位踰年
而後改元者縁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
也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矣君子是以知蜀之不

能東遷也後又降晉吳孫亮晉惠帝宋元凶亦
然亮不終其位惠帝號令非已元凶尋誅言不
從也
魏太和中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
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
頃不計一畒但見遠志無有當歸維卒不免
魏明帝景初元年有司奏帝爲烈祖與太祖高
祖並爲不毀之廟從之按宗廟之制祖宗之號
皆身没名成乃正其禮故唯功赫天壤德邁前

王未有豫定之典此蓋言之不從失之甚者也
後二年而宮車晏駕於是統微政逸
吳孫休世烏程民有得困疾及差能以響言者
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
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
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不過十數里其鄰人有
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爲責讓懼禍
福負物者以爲鬼神即貨倒畀之其人亦不自
知所以然也言不從之咎也

魏世起安世殿晉武帝後居之安世武帝字也

晉武帝每延羣臣多說平生常事未嘗及經國遠圖此言之不從也何曾謂子遵曰國家無貽厥之謀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自永熙後王室漸亂永嘉中天下大壞及何綏以非辜被誅皆如曾言

趙王倫廢惠帝於金墉城改號金墉爲永安宮帝尋復位而倫誅

晉惠帝永興元年詔廢太子覃還爲清河王

立成都王穎爲皇太弟猶加侍中大都督領丞相備九錫封二十郡如魏王故事案周禮傳國以胤不以勳故雖公旦之聖不易成王之嗣所以遠絕覬覦永壹宗祧後代遵履改之則亂今擬非其實僭差已甚且既爲國副則不應復開封土兼領庶職此言之不從進退乖爽故帝既播越穎亦不終是其咎也後猶不悟又立懷帝爲皇太弟懷終流弑不永厥祚又其應也語曰變古易常不亂則亡此之謂乎

晉惠帝太安中周玘於陽羨起宅始成而邊有聲如人嘆咤者玘云後家誅滅此近言不從也

晉元帝太興四年吳郡民訛言有大蟲在紵中及樗樹上齧人即死晉陵民又言曰見一老女子居市被髮從肆人乞飲自言天帝令我從水門出而我誤由蟲門若還天帝必殺我如何於是百姓共相恐動云死者已十數也西及京都諸家有樗紵者伐去之無幾自止

晉元帝永昌元年寧州刺史王遜遣子澄入質將渝濮雜夷數百人京邑民忽訛言寧州人大食人家小兒親有見其蒸煮滿金甑中者又云失兒皆有主名婦人尋道拊心而哭於是百姓各禁錄小兒不得出門尋又言已得食人之主官當大航頭大杖考竟而日有四五百人晨聚航頭以待觀行刑朝廷之士相問者皆曰信然或言郡縣文書已上王澄大懼檢測之事了無形民家亦未甞有失小兒者然後知其訛言也

此二事干寶云未之能論

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據姑熟百姓訛言行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入腹則死治之有方當得白犬膽以為藥自淮泗遂及京都數日之間百姓驚擾人人皆自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外時當燒鐵以灼之於是翕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暴貴至相請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鐵者賃灼百姓日得五六萬憊而後已四五日漸靜說曰夫裸蟲人類而人為之主

今云蟲食人言本同臭類而相殘賊也自下而上斯其逆也必入腹者言害由中不由外也犬有守禦之性白者金色而膺用武之主也帝王之運五霸會於戌戌主用兵金者晉行火燒鐵以治疾者言必去其類而來火與金合德共治蟲害也案中興之際大將軍本以腹心受伊呂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攻京邑明帝諒闇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內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爲王師所挫踰月而不能濟北中

郎將劉遐及淮陵內史蘇峻率淮泗之衆以
救朝廷故其謠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
制強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膽可救之效也
晉海西時庾晞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搖大
鈴爲唱使左右齊和又燕會輙令倡妓作新安
人歌儛離別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
果敗
晉海西公太和以來大家婦女緩鬢傾髻以爲
盛飾用髮既多不恒戴乃先作假髻施於木上

呼曰假頭人欲借名曰借頭遂布天下自此以來人士多離事故或亡失頭首或以草木爲之假頭之言此其先兆也

晉孝武泰元中立內殿名曰清暑少時而崩時人曰清暑者反言楚聲也果有哀楚之聲有人曰非此之謂豈可極言乎讖云代晉者楚其在玆乎及桓玄篡逆自號曰楚

泰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鬬族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桓玄出鎮南州立齋名曰蟠龍後劉毅居此齋
蟠龍毅小字也
桓玄初改年爲大亨遐邇讙言曰二月了故義
謀以仲春發也玄簒立又改年爲建始以與趙
王倫同又易爲永始永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
也始徙司馬道子于安成晉主遜位出永安宮
封晉王爲平固王琅邪王德文爲石陽公竝使
住尋陽城識者皆以爲言不從之妖也厥咎僭
晉興何曾薄太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過之

而王愷又過劭王愷羊琇之疇盛致聲色窮珍極麗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轉相高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儷人主矣崇既誅死天下尋亦淪喪僭踰之咎也

恒陽

魏明帝太初二年五月大旱元年以來崇廣宮府之應也又是春晉宣帝南禽孟達置二郡張郃西破諸葛亮斃馬謖亢陽自大又其應也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其旱陰雲

不雨變而赤煙四際衆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

太和五季三月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是春諸葛亮寇天水晉宣王距郤之亢陽動衆又是時三隅分據衆出多過時也春秋說曰傷二穀謂之不雨

魏齊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去歲正月明帝崩二月曹爽白嗣主轉晉宣王爲太傅外示尊崇內實欲令事先由己是時宣王功蓋魏朝欲德不用之應也

魏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時晉文王圍諸葛誕衆出過時之應也初壽春秋夏常雨潦常淹城而此旱踰年城陷乃大雨咸以爲天亾

吳孫亮五鳳二年大旱民饑是歲閏月魏將文

欽以淮南衆數萬口來奔孫峻又破魏將曹珍于高亭三月朱異襲安豐不克七月城廣陵東海一郡十二月以馮朝爲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軍士怨叛此亢陽自大勞民失衆之罰也其役彌歲故旱亦竟年

吳孫皓寶鼎元年春夏旱是時皓遷都武昌勞民動衆之應也

晉武帝太始七年五月閏月旱大雩是春孫皓出華里大司馬望帥衆次于淮北四月北地胡

寇金城西平凉州刺史韋弘出戰敗没
太始八秊五月旱是時帝納荀勗邪説留賈充不復西鎮而任愷稍疏上下皆蔽之應也又秊憙魯芝李胤等並在散職近欲德不用之謂也
太始九秊自正月旱至于六月祈宗廟社稷山川癸未雨去九月呉西陵督步闡據城來降遣羊祜統楊肇等衆八萬救迎闡十二月陸抗大破肇軍攻闡滅之
太始十秊四月旱去秊秋冬釆擇卿校諸葛沖

等女是春五十餘人入殿簡選又取小將吏女數十人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于外行人悲酸是殆積陰生陽之應也

晉武帝咸寧二年五月旱大雩及社稷山川至六月乃澍雨

晉武帝太康二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平吳亢陽動衆自大之應也

太康三年四月旱乙酉詔司空齊王攸與尚書廷尉河南尹録訊繫囚事從蠲宥

太康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陰解而復合劉毅上疏曰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赦也帝不答是時荀勗馮紞僭作威福亂朝尤甚

太康六年三月青涼幽冀郡國旱

太康六年六月濟陰武陵旱傷麥

太康七年夏郡國十三旱

太康八年四月冀州旱

太康九年夏郡國三十三旱

太康九年六月扶風始平京兆安定旱傷麥

太康十年二月旱

晉武帝太熙元年二月旱自太康以後雖正人滿朝不被親仗而賈充荀勗楊駿馮紞等迭居要重所以無年不旱者欲德不用上下皆蔽庶位踰節之罰也

晉惠帝元康元年七月雝州大旱殞霜疾疫關中飢米斛萬錢

元康七年七月秦雝二州大旱故其年氐羌反

叛雍州刺史解系敗績是年正月周處盧播等
復敗關西震亂交兵彌歲至是飢疫荐臻戎晉
並困朝廷不能振詔聽相賣鬻
元康七年九月郡國五旱
晉惠帝永寧元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
是年春三王討趙王倫六旬之中大小數十戰
死者十餘萬人十二月郡國十二又旱
晉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縣梁水淡淵
竭河洛江漢皆可涉是年三月司馬越歸京都

遣兵入宮收中書令繆播等九人殺之此僭踰之罰也又四方諸侯多懷無君之心劉淵石勒王彌李雄之徒賊害民命流血成泥又其應也永嘉五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去歲十二月司馬越棄京都以大衆南出多將王公朝士及以行臺自隨斥黜禁衛代以國人宮省蕭然無復君臣之節矣

晉陽秋云愍帝在西京旱傷荐臻無注記年月也

晉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寃死其年即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干寶曰殺伯之後旱三年是也案前漢殺孝婦則旱後漢有囚亦旱見謝見理並獲雨澍此其類也班固曰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恆陽

建武元年四月趙允等悉衆禦寇五月祖逖攻譙其冬周訪討杜曾又衆出之應也

晉元帝太興四年五月旱是時王敦彊僭之釁

漸著又去歲蔡豹祖逖等並有征役

晉元帝永昌元年大旱是年三月王敦有石頭之變二宮陵辱大臣誅死僭踰無上故旱尤甚也

永昌元年閏十一月京都大旱川谷並竭

晉明帝太寧三年自春不雨至于六月去年秋滅王敦元陽動衆自大之應也

晉成帝咸和元年秋旱是時庾太后臨朝稱制羣臣奏事稱皇太后陛下此婦人專王事言不

從而僭踰之罰也與漢鄧太后同事
咸和二年夏旱
咸和五年五月旱去年殄蘇峻之黨此春又討
郭默滅之元陽動衆之應也
咸和六年四月旱去年八月石勒遣郭敬寇襄
陽南中郎將周撫奔武昌十月李雄使李壽寇
建平建平太守楊謙奔宜都此正月劉徵略婁
縣於是起衆警備
咸和八年七月旱

咸和九年自四月不雨至于八月
晉成帝咸康元年六月旱是時成帝沖弱不親
萬機內外之政委之將相此僭踰之罰故連歲
旱也至四年王導固讓太傅復子明辟是後不
旱殆其應也時天下普旱會稽餘姚特甚米直
五百民有相鬻
咸康二年三月旱
咸康三年六月旱
晉康帝建元元年五月旱是時宰相專政方伯

擅重兵又與咸康初同事也
晉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有司奏依董仲舒術
徙市開水門遣謁者祭太社是時帝在繈抱褚
太后臨朝如明穆太后故事
永和五年七月不雨至于十月是年二月征北
將軍褚裒遣軍伐沛納其民以歸六月又遣西
中郎將陳達進據壽陽自以舟師二萬至于下
邳喪其前驅而還達亦退
永和六年閏月旱是春桓溫以大衆出夏口上

䟽欲以舟軍北伐朝廷駐之蕭敬盜涪西蠻校尉采壽敗績

晉穆帝升平三年十二月大旱此冬十月北中郎將郗曇帥萬餘人出高平經略河兖又遣將軍諸葛悠以舟軍入河敗績西中郎將謝萬次下蔡衆潰而歸

升平四年十二月大旱

晉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是時桓温強恣權制朝廷僭踰之罰也又去年慕容恪圍冀州刺史呂

護桓温出次兖陵范汪袁眞竝北伐衆出過
時也
晉海西泰和四年十二月涼州春旱至夏
晉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民飢是時嗣主
幼冲桓温陵僭
晉孝武帝寧康元年二月旱是時桓温入覲
高平陵闔朝致拜踰僭之應也
寧康三年冬旱先是氐賊破梁益州刺史楊亮
周仲孫奔退明年威遠將軍桓石虔擊姚萇壘

江破之退至五城益州刺史竺瑶帥衆戍巴東
晉孝武帝太元四年六月大旱去歲氐賊圍南
中郎將朱序於襄陽又圍揚威將軍戴遁於彭
城桓嗣以江州之衆次鄀援序北府發三州民
配何謙救遁是春襄陽順陽魏興城皆没賊遂
略淮南向廣陵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
兖州刺史謝玄督諸將破之
太元八年六月旱夏初桓沖征襄陽遣冠軍將
軍桓石虔進據樊城朝廷又遣宣城内史胡彬

次峽石爲沖聲勢也
太元十年七月旱饑初八年破符堅九年諸將
略地有事徐豫楊亮趙統攻討巴沔是年正月
謝安又出鎮廣陵使子琰進次彭城
太元十三年六月旱去歲北府遣戍胡陸荊州
經略河南是年郭銓置戍野王又遣軍破黃淮
太元十五年七月旱是春丁零略兗豫鮮卑冠
河上朱序栢不才等北至太行東至滑臺踰時
攻討又戍石門

太元十七年秋旱至冬是時茹千秋為驃騎諮議竊弄主相威福又丘尼乳母親黨及婢僕之子階緣近習臨民領衆又在所多上春竟囚不以其辜建康獄吏枉暴尤甚此僭踰不從寛濫之罰也

晉安帝隆安四年五月旱去冬桓玄追殺殷仲堪而朝廷即授以荆州之任司馬元顯又諷百僚悉使敬己此皆陵僭之罰也

隆安五年夏秋大旱十二月不雨去年夏孫恩

入會稽殺內史謝琰此年夏略吳又殺內史袁
山松軍旅東討衆出過時
晉安帝元興元年七月大饑九月十月不雨是
年正月司馬元顯以大衆將討桓玄旣而玄至
殺元顯五月又遣東征孫恩餘黨十月北討
劉軌
元興二年六月不雨冬又旱是時桓玄奢僭十
二月遂篡位
元興三年八月不雨是時王旅四伐西夏未平

晉安帝義熈六年九月不雨是時王師北討廣固疆理三州
義熈八年十月不雨是秋王師西討劉毅分遣伐蜀
義熈十年九月旱十二月又旱井瀆多竭
宋文帝元嘉二年夏旱
元嘉四年秋京都旱
元嘉八年五月揚州諸郡旱
元嘉十九年二十年南兖豫州旱

元嘉二十七年八月不雨至二十八年三月時索
虜南寇
孝武帝大明七年八年東諸郡大旱民飢死者
十六七先是江左以來制度多闕孝武帝立明
堂造五輅是時大發徒衆南巡校獵盛自矜大
故致旱災
後廢帝元徽元年八月京都旱
詩妖
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兜鈴曹子其唱曰其奈汝

曹何此詩妖也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廢

魏明帝景初中童謡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覓阿公東渡河阿公東還還當奈何及宣王平遼東歸至白屋當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乗追鋒車東渡河終翦魏室如童謡之言也

魏齊王嘉平中有謡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乗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彪小字也王凌令狐愚聞此謡謀立彪事發凌等伏誅彪賜死

吳孫亮初童謡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幾

鈎絡於何相求楊子閣楊子閣者反語石子堈也鈎落鈎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篾束其要投之石子堈後聽恪故吏收斂求之此堈云

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南郡城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融刮金印龜服之而死鼉有鱗介甲兵之象又曰白祥也

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子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外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干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吴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吴蜀竝爲戰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孫晧初童謠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晧尋遷都武昌民泝流供給咸怨毒焉

孫晧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曰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晧聞之意益張曰從大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恣虐踰甚尋以降亡近詩妖也

孫晧天紀中童謡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晉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晉武帝太康後江南童謡曰局縮肉數横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亂者相繼按横目者四字自吳亡至晉元帝興幾四十年皆如童謡之言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直斥之也干寶云不知所斥諱之也

太康末京洛始爲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詞終以禽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

而族滅太后廢黜而幽死
晉惠帝永熙中河內温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
光文長大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又曰兩
火沒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路人爲歎及楊駿
居內府以戟爲衛死時又爲戟所害楊太后被
廢賈后絕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郵亭北百姓哀
之兩火武帝諱蘭楊后字也
永熙中童謠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楊版行詔
書宮中大馬幾作驢楊駿初專權楚王瑋用事

故言荆筆楊版也二人不誅則君臣禮悖故云幾作驢

晉惠帝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遥望魯國何嵯峩千歲髑髏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嚨哅比至三月纏汝鬢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也魯賈謐國也言賈后將與謐爲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也是時愍懐頽失衆望卒以廢黜不得其死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大鄣日童謡曰屠蘇鄣日覆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及趙王簒位其目實眇焉趙王倫既簒洛中童謡曰虎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何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誅倫按成都西藩而在鄴故曰虎從北來齊東藩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區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留輔政居宮西有無君之心故言登城看也

晉惠帝太安中童謡曰五馬游度江一馬化為

龍後中原大亂宗蕃多絶唯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表而元帝嗣晉矣

司馬越還洛有童謠曰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蚤去大狗至及苟希將破汲桑又謠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椹爲苟作由是越惡希奪其兗州隟難遂構

晉愍帝建興中江南歌謠曰訇如白阬破合集持作甂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甊按白者晉行阬器有口屬瓮瓦質剛亦金之類也訇如白阬

破者言一都傾覆王室大壞也合集推作𪉶者言元皇帝鳩集遺餘以主社稷未能克復中原偏王江南故其喻小也及石頭之事六軍大潰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宮其後三年錢鳳復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餘日焚燒城邑井堙木刋矣鳳等敗退沈充將其黨還吴興官軍躡之蹈籍郡縣充父子授首黨與誅者以百數所謂楊州破換敗吴興覆㪅𪉶㪅𪉶瓦器又小於𪉶也

晉明帝太寧初童謠歌曰惻力惻力放馬山側

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爲蘇峻所逼遷于石頭御膳不足高山崩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爲諸公所破也

晉成帝之末民間謠曰礚礚何隆隆駕車入梓宮少日而宮車晏駕

晉成帝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謠語曰麥入土殺石虎後如謡言

庾亮初出鎭武昌出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

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
旐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烏庾公還揚州
白馬牽流蘇後連徽不入及薨還都葬
庾義在吳郡吳中童謠曰寧食下湖荇不食上
湖蓴庾吳沒命喪復殺王領軍無幾而庾義王
洽相繼亡
晉穆帝升平中童子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
終輒云阿子汝聞不無幾而穆帝崩太后哭曰
阿子汝聞不

升平末民間忽作廉歌有扈謙者聞之曰廉者臨也歌云白門廉宮廷廉內外悉臨國家其大諱乎少時而穆帝晏駕

晉哀帝隆和初童兒歌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帝聞而惡之復改年曰興寧民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升平五年穆帝崩不滿斗不至十年也

晉海西公太和中民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

游韁汝非皇大子那得甘露漿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爲奪正之色明以紫閒朱也海西公尋廢三子非海西子竝死縊以馬韁死之明日南方獻甘露

太和末童謠云犁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西被廢處吳民犁耕其門前以種小麥如謠言

晉海西公生皇子百姓歌云鳳皇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

子以爲己子

桓石民爲荆州鎮上明民忽歌曰黄曇子曲終又曰黄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頃之而石民死王忱爲荆州黄曇子乃是王忱之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來上明也

太元末京口謡曰黄雌鷄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颯栖尋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爲劉牢之所敗也

司馬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無幾而

孫恩作亂再踐會稽會稽道子所封靈秀恩之字也

庾楷鎮歷陽民歌曰重羅犁重羅犁使君南上無還時後楷南奔桓玄爲玄所誅

殷仲堪在荆州童謡曰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復無幾而仲堪敗桓玄有荆州

王恭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謡云昔年食白飯今年食麥麩天公誅謫汝教汝捻嚨喉嚨喉喝復喝京口敗復敗昔年食白飯言得志也

今年食麥麰麤穢其精已去明將敗也天公將加譴謫而誅之也捻嚨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丁寧之辭也恭尋死京都大行咳疾而喉並喝焉

王恭在京口民間忽云黃頭小人欲作賊阿公在城下指縛得又云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蕃扞蕃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如謠者言焉

晉安帝隆安中民忽作懊憹歌其曲中有草生

可擧結女兒可擧抱之言桓玄既篡居天位義
旗以三月二日埽定京都玄之宮女及逆黨之
家子女伎妾悉爲軍賞東及甌越北流淮泗皆
人有所獲焉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抱信矣
桓玄既篡童謠曰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及玄
敗走至江陵五月中誅如其期焉桓玄時民謠語
云征鐘落地桓迸走征鐘至穢之服桓四體之下
稱玄自下居上猶征鐘之厠歌謠下體之詠民
口也而云落地墜地之祥迸走之言其驗明矣

司馬元顯時民謡詩云當有十一口當爲兵所傷木亘當北度走入浩浩鄉又云金刀旣以刻娓娓金城中此詩云襄陽道人竺曇林所作多所道行於世孟顗釋之曰十一口者玄字象也木亘桓也桓氏當悉走入關洛故云浩浩鄉也金刀劉也倡義諸公皆多姓劉娓娓美盛皃也桓玄得志童謡曰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明年斬諸桓及玄走而諸桓悉誅焉郎君司馬元顯也

元顯也

晉安帝義熙初童謡曰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其時官養盧龍寵以金紫奉以名州養之已極而不能懷我好音舉兵內伐遂成讎敵也蘆生不止自成積及盧龍作亂時人追思童謡惡其有成積之言識者曰芟夷蘊祟之又行火焉是草之窮也伐斫以成積又以爲薪亦蘆荻之終也其盛既極亦將芟夷而爲積焉龍既窮其兵勢盛其舟艦卒以滅亡僵屍如

積焉
盧龍據有廣州民間謡云蘆生漫漫竟天半後
擁有上流數州之地内逼京輦應天半之言
義熙三年中小兒相逢於道輙舉其兩手曰盧
健健次曰鬬歎鬬歎末復曰翁年老翁年老當
時莫知所謂其後盧龍内逼舟艦蓋川健健之
謂也既至查浦屢剋期欲與官鬬鬬歎之應也
昔温嶠令郭景純卜已與庾亮吉凶景純云元
吉嶠語亮景純每筮當是不敢盡言吾等與

國家同安危而日元吉事有成也於是協同討
滅王敦翁年老羣公有期頤之慶知妖逆之徒
自然消殄也其時復有謠言曰盧橙橙逐水流
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盧龍果敗不得入
石頭
苻堅中童謠曰阿堅連𡔷三十年後若欲敗時
當在江湖邊後堅敗於淝水在僞位凡三十年
苻堅中謠語云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堅爲
姚萇所殺死於新城

苻堅中歌云魚羊田斗當滅秦魚羊鮮也田斗
畢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畢也其羣臣諫堅
令盡誅鮮畢堅不從及淮南敗還為慕容沖所
攻亡奔姚萇身死國滅

毛蟲之孽

晉武帝太康六年南陽送兩足虎此毛蟲之孽
也識者為其文曰武形有虧金虎失儀聖主應
夫斯異何為言兆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
不勝狂也干寶曰虎者陰精而居于陽金獸也

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
也六水數言水數既極火慝得作而金受其敗
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
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廢
凡三十五年
太康九年荆州獻兩足玃
太康七年十一月丙辰四角獸見于河間河間
王顒獲以獻角兵象也董仲舒以四國爲四方
之象後河間王數連四方之兵作爲亂階殆其

應也

晉懷帝永嘉五年偃鼠出延陵此毛蟲之孽也郭景純筮之曰此郡東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亦尋自死矣其後吴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琇馥亦時滅是其應也

晉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麏見於前獲之孫盛曰夫秀孝天下之彥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晉自喪亂以後風教凌夷秀無策試之才孝乏四行之實麏興於

前或斯故乎
晉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有麞入東海第百姓讙言曰主入東海第識者怪之及海西廢爲東海王先送此第
晉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祠祠畢有兔行廟堂上兔野物也而集宗廟之堂不祥莫甚焉
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二月雍州送六足麞章刺史武陵王表爲祥瑞此毛蟲之孽
宋順帝昇明元年象三頭度蔡洲暴稻穀及

園野

犬禍

公孫淵家有犬冠幘絳衣上屋此犬禍也屋上元陽高危之地天戒若曰淵元陽無上偷自尊高狗而冠者也及自立爲燕王果爲魏所滅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門

魏侍中應璩在直廬欻見一白狗問衆人無見者踰年卒近犬禍也

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犬銜引其衣恪曰犬

不欲我行乎還坐有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車入而被害

晉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犬鼻行地三百餘步

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民家聞地中有犬聲掘視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宿昔失所在元帝太興中吳郡府舍又得二物頭如此其後太守張茂爲吳興兵所殺案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同實而異名也

晉惠帝永興元年丹陽内史朱逵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爲揚州刺史曹武所殺

晉孝懷帝永嘉五年吴郡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餓死

晉安帝隆安初吴郡治下狗恒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出覘之者云一狗假有兩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於吴會

桓玄將拜楚王已設拜席羣官陪位玄未及出

有狗來便其席萬衆暀候莫不驚怪玄性猜暴竟無言者逐狗攺席而已

宋武帝永初二年京邑有狗人言

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吳興東遷孟慧度婢蠻與狗通好如夫妻彌年

孝武孝建初顏竣爲左衛於省内聞犬子聲在地中掘焉得烏犬子養久之後自死

明帝初晉安王子勛稱僞號於尋陽柴桑有狗與女人交三日不分離

明帝泰始中秣陵張僧護家犬生豕子

白眚白祥

晉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尺如香鑪形後如偃人盤薄不可掘窠劉向說此白眚也明年宮車晏駕王宮始騷卒以亂亡京房易傳曰石立如人庶人為天下雄此近之矣

晉成帝咸康初地生毛近白眚也孫盛以為民勞之異是後胡滅而中原向化將相皆甘心焉

於是方鎮屢革邊戍仍遷皆攜帶部曲動有万數其間征伐徵賦役無寧歲天下擾動民以疲怨

咸康三年六月地生毛

晋孝武太元二年五月京都地生毛至四年而氐賊攻襄陽圍彭城向廣陵征戍仍出兵連不解

太元十四年四月京都地生毛是時符堅滅後經略多事

太元十七年四月地生毛

晉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生毛或白或黑

晉安帝元興三年五月江陵地生毛是後江陵見襲交戰者數矣

晉安帝義熙三年三月地生白毛

義熙十年三月生白毛明年王旅西討司馬休之又明年北埽關洛

魏明帝青龍三年正月乙亥隕石于壽光按左氏傳隕石星也劉歆說曰庶民惟星隕

於宋者象宋襄公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秦
始皇時有隕石班固以爲石陰類又白祥臣
將危君是後司馬氏得政
晉武帝 太康五年 五月丁巳隕石于溫及河
陽各二
太康六年正月隕石于溫三
晉成帝咸和八年五月星隕于肥鄉一
咸和九年 正月隕石于涼州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

立按京房易傳曰庶士為天子之祥也其說曰石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干寶以為孫晧承廢故之家得位其應也或曰孫休見立之祥也

晉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有石生于宜年里

晉惠帝永康元年襄陽郡上言得鳴石撞之聲聞七八里

晉惠帝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驚譟相告曰石來干寶曰尋有石冰入建業

晉武帝太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此白祥也
是時益州刺史皇甫晏冒暑伐汶山胡從事何
旅固諫不從牙門張弘等因衆之怨誣晏謀逆
害之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
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其易妖曰天雨毛羽貴人
出走三占皆應也
晉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冏舉義軍軍中有小兒
出於襄城繁昌縣年八歲髮體悉白頗能卜於
洪範則白祥也

晉車騎大將軍東嬴王騰自并州遷鎮鄴行次眞定時久積雪而當門前方數尺獨消釋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口齒缺騰以馬者國姓上送之以爲瑞然論者皆云馬而無齒則不得食妖祥之兆衰亡之徵案占此白祥也是後騰爲汲桑所殺而晉室遂亡

宋文帝元嘉中徐湛之爲丹楊尹夜西門內有氣如練西南指長數十丈又白光覆屋良久而轉駛乃消此白祥也

前廢帝景和元年鄧晼在尋陽種紫花皆白
眚也
木沴金
魏齊王正始末河南尹李勝治聽事有小材激
墮檛受符石虎項斷之此木沴金也勝後旬日
而敗
晉惠帝元康八年三月郊禖壇石中破爲二此
木沴金也郊禖壇者求子之神位無故而自毀
太子將危之妖也明年愍懷廢死

晉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無故自破此木沴金之異也天意若曰安徒揚經路之聲終無其實鉦鼓不用之象也八月以疾還是月薨

志第二十一　宋書三十一





志第二十二



宋書三十二

臣沈約新撰

五行三

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謂火失其性而爲災也又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蠃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蠃蟲劉歆傳以爲羽蟲

火不炎上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災初帝爲平原王納河南虞氏爲妃及即位不以爲后更立典虞車工卒毛嘉女是爲悼皇后后本又微非所宜升以妾爲妻之罰也

魏明帝青龍元年九月洛陽宮鞠室災

二年四月崇華殿災延于南閣繕復之至三年七月此殿又災帝問高堂隆此何咎也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

唯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誡今宜罷散民役務從節約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營造蓂莢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不從遂復崇華殿改曰九龍以郡國前後言龍見者九故以爲名多棄法度疲民逞欲以妾爲妻之應也

吴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門災改作端門又災內殿案春秋魯雉門及兩觀災董仲舒以為天意欲使定公誅季氏若曰去其高顯而奢僭者也漢武帝世遼東高廟災其說又同今此與二事頗類也且門者號令所出殿者聽政之所是時諸葛恪秉政而矜慢放肆孫峻總禁旅而險害終著武昌孫氏尊號所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貴要之首者恪果喪衆殄民峻授政於綝綝廢亮也或曰孫權毀徹武昌以增太初宮

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門殿事非時冝故見災
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
吳孫亮太平元年二月朔建業火人火之也是
秋孫綝始秉政矯以亮詔殺呂據滕胤明年又
輒殺朱異棄法律逐功臣之罰也
吳孫休永安五年二月白虎門北樓災六年十
月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是時嬖人張
布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而韋昭盛冲終斥不用
兼遣蔡戰等爲使驚擾州郡致使交趾反亂是

其咎也
吴孫皓建衡二年三月大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案春秋齊火劉向以爲桓公好内聽女口妻妾數更之罰也皓制令詭暴蕩棄法度勞臣名士誅斥甚衆後宮萬餘女謁數行其中隆寵佩皇后璽者又多矣故有大災
晉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災西閣楚王所止坊及臨商觀牕
十年四月癸丑崇賢殿災十一月庚辰含章鞠

室脩成堂前廡内坊東屋㫱章殿南閣火時有上書者曰漢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令楊氏三公並在大位天變屢見竊爲陛下憂之楊珧由是乞退是時帝納馮紞之間廢張華之功聽楊駿之讒離衞瓘之寵此逐功臣之罰也明年宮車晏駕其後楚王承竊發之旨戮害二公身亦不免震災其坊又天意乎

晉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固守然後救災是以累代異寶王莽頭孔

子履漢高斷白蛇劒及二百萬人器械一時蕩
盡是後愍懷見殺太子之罰也天戒若曰夫
設險擊柝所以固其國儲積戎器所以戒不虞
今冢嗣將傾社稷將泯禁兵無所復施皇旅又
將誰衞帝后不悟終喪四海是其應也張華閣
纂皆曰武庫火而氐羌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知矣
元康八年十一月高原陵火是時賈后凶恣賈
謐擅朝惡積稔空見誅絶天戒若曰臣妾之
不可者雖親貴莫比猶宜忍而誅之如吾燔高

原陵也帝旣眊弱而張華又不納裴頠劉卞之
謀故后遂與謐誣殺太子也干寶云高原陵火
太子廢其應也漢武帝世高園便殿火董仲舒
對與此占同
晉惠帝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宫衣
中忽有火衆咸怪之太安二年后父玄之以成
都之逼憂死永興元年成都遂廢后處之金墉
城而殺其叔父同之是後還立立而復廢者四
又詔賜死荀藩表全之雖末還在位然憂逼折

辱終古未聞此孽火之應

晉惠帝永興二年七月甲午尚書諸曹火延崇禮闥及閣道夫百揆王化之本王者棄法律之應也清河王覃入爲晉嗣不終于位又殺太子之罰也

晉孝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陽火死者三千餘人是時王如自號大將軍司雝二州牧衆四五萬攻略郡縣以爲巳邑都督力屈嬰城自守賊遂攻逼襄陽此下陵上陽失節火灾出也

晉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火起興衆救
之救於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旬
不絕班固所謂濫炎妄起雖興師不能救之之
謂也干寶曰此臣而君行亢陽失節之災也
晉元帝永昌二年正月癸巳京都大火三月饒安
東光安陵三縣火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
晉明帝太寧元年正月京都火是時王敦威侮
朝廷多行無禮内外臣下咸懷怨毒極陰生陽
故有火災與董仲舒說春秋陳火同事也

晉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震災石虎太武殿及兩廂端門光爛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是年四月石虎死矣其後胡遂滅亡

晉海西太和中郗愔爲會稽六月大旱災火燒數千家延及山陰倉米數百萬斛炎烟蔽天不可撲滅

晉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都風火大起是時桓溫入朝志在陵上少主踐位人懷憂恐此與大寧火同事

晉孝武帝太元十年正月立國子學學生多頑嚚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是後考課不厲賞黜無章有育才之名無收賢之實書云知人則哲此不哲之罰先兆也

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延賢堂災丙申螽斯則百堂及客館驃騎庫皆災于時朝多弊政衰陵日兆不哲之罰皆有象類主相不悟終至亂亡云

晉安帝隆安二年三月龍舟二乘災是水沴火也

晉安帝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尚書下舍曹火

元興三年盧循攻略廣州刺史吳隱之閉城固守是年十月壬戌夜大火起時民人避寇盈滿城內隱之懼有應賊但務嚴兵不先救火由是府舍焚燒蕩盡死者萬餘人因遂散潰悉爲賊擒殆與襄陽火同占也

晉安帝義熙四年七月丁酉尚書殿中吏部曹火

義熙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界尤甚火

防甚峻猶自不絕王弘時爲吳郡白日在聽事上
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幡徑集路南人家屋
上火即復大發弘知天爲之災不罪火主
宋文帝元嘉五年正月戊子京邑大火
元嘉七年十二月乙亥京邑火延燒大社北墻
元嘉二十九年三月壬午京邑大火風雷甚壯
後廢帝元徽三年正月己巳京邑大火
元徽三年三月戊辰京邑大火燒二岸數千家
恒燠

庶徵之恒燠劉向班固以冬亡冰及霜不殺草
應之京房易傳又曰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
吳孫亮建興元年九月桃李華孫權世政煩
賦重民彫於役是時諸葛恪始輔政息校官原
逋責除關梁崇寬厚此舒緩之應也一說桃
李寒華爲草妖或屬華孽
魏少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李華自高貴弒死之
後晉文王深樹恩德事崇優緩此其應也
晉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是時簡文輔

政事多弛略舒緩之應也

宋順帝昇明元年十月於潛桃李㯊結實

草妖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在洛陽將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棃根傷亦血出帝惡之遂寢疾是月崩蓋草妖又赤祥也是歲魏文帝黃初元年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趾稗草化爲稻昔三苗將亡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亮廢

蜀劉禪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憂之無所與之言乃書柱曰衆而大其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果亡如周言此草妖

吳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穢塞是時一夕忽開除無草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吳尋亡而九服爲一

吳孫皓天紀三年八月建業有鬼目菜生工黃狗

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尺厚二分又有賁萊生工吳平家高四尺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緑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賁萊作平慮遂以狗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千寶曰明年晉平吳王濬止舡正得平渚姓名顯然指事之徵也黃狗者吳以土運承漢故初有黃龍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託黃狗之家黃稱不改而貴賤大殊天道精微之應也

晉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外皮青中赤白味甘

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宮西廂日長尺餘甲辰枯死此與殷太戊同妖太子不能悟故至廢戮也班固稱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居大臣之位危亡國家象朝將為墟也是後孫秀張林尋用事遂至大亂

晉惠帝永康元年四月丁巳立皇孫臧為皇太孫五月甲子就東宮桑又生於西廂明年趙倫

簒位鴆殺臧比與愍懷同妖也

永康元年四月壯武國有桑化爲柏是月張華遇害

晉孝懷帝永嘉三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民謂之桑林哭案劉向說桑者喪也又爲哭聲不祥之甚是時京師虚弱胡寇交逼司馬越無衞上國之心四年冬委而南出至五年春薨于此城石勒邀其衆圍而射之王公以下至庶人死者十餘萬人又剖越棺焚其尸是敗也中原

無所請命洛京尋沒桑哭之應也

永嘉六年五月無錫縣有四株茱萸樹相樛而生狀若連理先是郭景純筮延陵偃鼠遇臨之益曰後當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其後徐馥作亂此草妖也郭以為木不曲直

永嘉六年七月豫章郡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更榮茂與昌邑枯社復生同占懷帝不終其祚元帝由支族興之應也

晉明帝大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是後王敦稱兵作逆禍敗無成漢哀靈之世並有此妖而人貌備具故其禍亦大今此但人面而已故其變亦輕

晉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樹倒地六載是月忽復起生咸和九年五月甲戌吳雄家有死榆樹是日因風雨起生與漢上林斷柳起生同象初康帝爲吳王于時雖改封琅邪而猶食吳郡爲邑是帝越正體饗國之象也曲阿

先亦吳地象見吳邑雄舍又天意也
晉哀帝興寧三年五月癸夘盧陵西昌縣脩明
家有死栗樹是日忽起生時孝武年四歲而簡
文居蕃四海宅心及得位垂統則祚隆孝武識
者竊曰西昌脩明之祥帝諱實應之矣是與漢
宣帝傾同象也
晉海西太和元年涼州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
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此永久之業將集
危亡之地是後張天錫降氏

晉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銅樂縣枯木斷折忽然自立相屬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專木仆乃立是時治道方僻多失其正其後張夫人專寵及帝崩兆庶歸咎張氏焉

晉安帝元興三年荆江二界生竹實如麥

晉安帝義熙二年九月揚州營揚武將軍陳蓋家有苦蕒菜莖高四尺六寸廣三尺二寸此殆與吴終同象也

義熙中宮城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草妖也蒺藜有棘不可踐而行生牆及馳道天戒若曰人君拱嘿不能聽政雖居宸極猶若空宮雖有御道未嘗馳騁皆生蒺藜若空廢也

義熙八年太社生薰樹于壇側薰於文尚黑宋水德將王之符也

羽蟲之孽

魏文帝黃初四年五月有鵜鶘鳥集靈芝池案劉向說此羽蟲之孽又青祥也詔曰此詩人所

謂汙澤者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否則斯鳥胡爲而至哉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於是楊彪管寧之徒咸見薦舉此謂覩妖知懼者也雖然不能優容亮直而多溺偏私矣

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妖水鳥集于國中

黃初末宮中有鷰生鷹口爪俱赤此與商紂宋隱同象

景初元年又有鷰生鉅鷇於衛國涓桃里李

蓋家刑若鷹吻似燕棻劉向說此羽蟲之孽又赤眚也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其後晉宣王起遂有魏室

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禿鶖鳥集鄴宮文昌殿後池明年魏武王薨

魏文帝黃初三年又集雒陽芳林園池七年又集其夏文帝崩景初末又集芳林園池前世再至輒有大喪帝惡之其明年崩

蜀劉禪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

南飛渡江北不能達隋水死者以千餘是時諸葛亮連年動衆志吞中夏而終死渭南所圖不遂又諸將分爭頗喪徒旅鳥北飛不能達墮水死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過渭又其應乎此與漢楚國鳥鬬隋泗水㡉類矣

魏明帝青龍三年戴傿巢鉅鹿人張瑀博學有高節不應袁紹高幹之命魏太祖辟亦不至優游嘉遁門徒數百太守王肅雅敬焉時年百餘歲謂門人曰戴傿陽鳥而巢于門陰

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一首旬日而卒按

占羽蟲之孽也

魏明帝景初元年陵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

鵲體白黑雜色此羽蟲之孽又白黑祥也帝以

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

興起宫室而鵲來巢此宫室未成身不得居

之之象天意若曰宫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不

可不深慮於是帝改容動色

吳孫權赤烏十二年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

權使領丞相朱據燎鵲以祭案劉歆說此羽蟲之孽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是時權意溢德衰信讒好殺二子將危將相俱殆覩妖不悟加之以燎昧道之甚者也明年太子和廢魯王霸賜死朱據左遷陸議憂卒是其應也東館典教之府鵲巢東館又天意乎

吳孫權太元二年正月封前太子和為南陽王遣之長沙有鵲巢其帆檣和故宮僚聞之皆憂慘以為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是後果不得其死

吴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大鳥五見于春申吴人以爲鳳皇明年改元爲五鳳漢桓帝時有五色大鳥司馬彪云政治衰缺無以致鳳乃羽蟲孽耳孫亮未有德政孫峻驕暴方甚此與桓帝同事也案瑞應圖大鳥似鳳而爲孽者非一疑皆是也

吴孫晧建衡三年西苑言鳳皇集以之改元義同於亮

晉武帝泰始四年八月翟雉飛上閶闔門趙倫

旣篡洛陽得異鳥莫能名倫使人持出周旋城
邑匝以問人積日宮西有小兒見之逆自言曰
服留鳥翳持者即還白倫倫使更求小兒至又
見之將入宮密籠鳥閉兒戶中明日視悉不見
此羽蟲之孽又妖之甚者也
趙倫篡位有鶉入太極殿雉集東堂按太極東
堂皆朝享聽政之所而鶉雉同日集之者天意
若曰不當居此位也詩云鶉之疆疆鵲之奔奔
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其此之謂乎昔殷宗感雉

雖懼而脩德倫覩二物曾不知戒故至滅亡也

晉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鵝出蒼色者飛翔沖天白者止焉此羽蟲之孽又黑白祥也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蒼爲胡象其可盡言乎是後劉淵石勒相繼擅華懷愍二帝淪滅非所

晉孝懷帝世周玘家有鵝在籠中而頭斷籠外玘亡後家誅

晉明帝太寧三年八月庚戌有鳥二蒼黑色翼

廣一丈四尺其一集司徒府射而殺之其一集市北家人舍亦獲焉此羽蟲之孽又黒祥也閏月戊子帝崩後有蘇峻祖約之亂

晉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鶚鳥集殿庭此又白祥也是時庾亮茍違衆謀將召蘇峻有言不從之咎故白祥先見也三年二月峻果作亂宮室焚毀化爲汙萊其應也

晉成帝咸康八年七月白鷺集殿屋是時康帝始卽位此不永之祥也後涉再朞而帝崩劉向

曰野鳥入處宫室將空張瓘在凉州正朝放隹
雀諸鳥出手便死左右放者悉飛去
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正月鵲巢太極東頭鴟
尾又巢國子學堂西頭十八年東宫始成十九
年正月鵲又巢其西門此殆與魏景初同占學
堂風教所聚西門金行之祥也
晉安帝義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
飯忽有羣烏集竈競來啄啖婢驅逐不去有獵
狗咋殺烏鵲餘者因共啄狗即死又啖肉唯餘

骨存五年六月猗死

宋武帝永初三年臨軒拜徐羨之爲司徒百僚陪位有二野鸛集太極鴟尾鳴呼

少帝景平二年春鸛巢太廟西鴟尾驅去復還

文帝元嘉二年春有江鷗鳥數百集太極殿前小階内明年誅徐羨之等

羊禍

晉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廐羊生無後足此羊禍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

明年蘇峻入京都導與成帝俱幽石頭僅乃免身是其應也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來平郡獻三角羊羊禍也

赤眚赤祥

公孫淵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揺此赤眚也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亾淵尋為魏所誅

吳戍將鄧嘉殺豬祠神治畢縣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嘉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近

赤祥也後人白嘉謀北叛閶門被誅京房易妖曰山見祿江于邑邑有兵狀如人頭赤色
吳諸葛恪將見誅盥洗水血臭侍者授衣衣亦臭此近赤祥也
晉武帝太康七年十一月河陰有赤雪二頃此赤祥也後涉四載而帝崩王宮遂亂
晉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此赤祥也元康末窮凶極亂僵尸流血之應也干寶以爲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

人是其應也

晉惠帝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夫政刑舒緩則有常燠赤祥之妖此歲正月送愍懷太子幽于許宮天戒若曰不宜緩恣姦人將使太子冤死惠帝愚眊不悟是月愍懷遂斃於是王室釁成禍流天下淖齒殺齊閔王曰天雨血沾衣天以告也此之謂乎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民有怨心不出三年無其宗人又曰佞人祿功臣戮天雨血

晉愍帝建興四年十二月丙寅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此赤祥也是時後將軍褚裒鎮廣陵丞相揚聲北伐伯以督運稽留及役使臧罪依征軍法戮之其息訴稱伯督運事訖無所稽之受財役使罪不及死兵家之勢先聲後實實是屯戍非為征軍自四年以來運漕稽停皆不以軍興法論僚佐莫之理及有此變司直彈劾眾官元帝又無所問於是頻旱三年干寶以為冤氣之應也郭景純曰

𧖴者水類同屬於坎坎爲法家水平潤下不宜
逆流此政有咎失之徵也

志第二十二　　　　宋書三十二